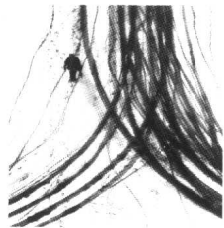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桩表面看似简单、背景复杂的经济纠纷案，将刚上任一个月的中级法院院长方刚，推向与腐败分子较量、斗争的漩涡。
为掩盖犯罪真相，副院长夏卫均设美人计，诬陷栽赃。
买凶杀害深知内情且与他姘居过的小姐……

花山文艺出版社 **方** 丛书
圆

大雪作证

薛勇 著



大雪作证

薛勇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雪作证/薛勇著. - 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1

(方圆丛书)

ISBN 7-80673-082-6

I. 大... II. 薛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3991 号

方 圆 丛 书

书 名: 大雪作证

著 者: 薛 勇

责任编辑: 刘斌武

美术编辑: 李文侠

封面设计: 田 晗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 - m a i l: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: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266 千字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5000

书 号: ISBN 7-80673-082-6/I·054

定 价: 1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眼皮很沉，像是坠着件什么东西，万钢使劲睁了几下，方把滞涩的眼睛睁开。他昨天睡晚了，为了给索易的《热门话题》敲一篇文章，他一直弄到夜里两点才躺下。可早晨六点半时，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及时地醒了过来。来到Z市一个多月了，万钢依然保持着在C市的习惯，无论头天睡得早还是睡得晚，第二天他都会在那个时间醒来，准得像是有闹钟叫。

天亮得越发晚了，屋里尚很朦胧。



万钢拉亮灯，进了卫生间。

几分钟后，万钢洗过脸，换上一身

深蓝色的涤盖棉运动衣，穿上一双白网球鞋，准备出门了。每天早晨跑上二十到三十分钟，这已是万钢这许多年的生活内容之一了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在原来的C市时，他曾经为办一桩大案，没日没夜地整整忙了两个月。这两个月里，他没有回一次家，甚至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。那段时间每日的晨练自然也就放弃了。

别人晨练大多是因为身体不好，或者说担心身体不好，跑跑步，打打太极拳，增强体质，延年益寿。万钢则是因为喜好，他人高马大，从小喜欢田径，喜欢篮球，喜欢足球，喜欢游泳。在C市时，他中学时的老校长有一次告诉他，他的四百米校记录至今还没有被打破，他听了美得什么似的，一连几天，吃饭都比平时吃得更多。

2 头有些昏沉，昨晚的睡眠太少了。其实他昨晚完全可以不敲那篇短文，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发在《热门话题》上署名“江湖一剑客”的文章。那篇文章从最近媒体披露的一桩“杀妻”冤案谈起，认为表面看这桩冤案的责任在于公检法，但真正的冤案制造者是那个政法委书记。“杀妻”一案疑点重重，迟迟无法判决，政法委书记就将公检法三家召集在一起，共同协商这桩案子如何判决。文章说公检法本是互相制约的，将三家弄到一起共同办案，不出冤案还能出什么呢？由此“江湖一剑客”质疑政法委书记有无存在的必要。他认为政法委书记这一职务表面上看是对公检法起监督、指导、协调作用的，但实际上它所起到的却往往是错误地干预。万钢也看过那篇关于“杀妻”冤案的报道，他也认为那个政法委书记在这桩冤案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他认为更多的或者说最终的责任应该在法院，应该在法院刑庭的庭长和主管刑庭的法院副院长。因为他认为尽管政法委书记干预了，但法

院刑庭的庭长和主管刑庭的法院副院长完全可以不受他的干预，判决的权力毕竟在他们的手里。法院是遏制冤案的最后一关，或者说是遏制冤案的最后的防线。冤案诞生了，责任只能是法院的。思想再三，万钢也就给《热门话题》敲了一篇短文。

万钢打开里边的一道木门，再开外边的防盗门，却怎样也推不开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挤着，他用力一推，只听咕咚一声，那挤着的什么东西倒了。万钢吓了一跳，待走出去，朦胧中看到倒在地上的竟是一个人。

那人显然是蜷缩着靠在他的防盗门上睡着了，睡得很死，直到被万钢推倒在地才清醒过来。这一刻，他蠕动着懵懵懂懂从地上爬起，看见站在他面前的万钢，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：“你是万院长吧？……万院长，我一直在等你……我，我昨天半夜就在这儿等你了……”那人身上穿得不多，冻了半夜，说话哆哆嗦嗦的。Z市十月底的天气，已是够冷的了。

万钢皱了皱眉，赶忙将跪着的汉子扶了起来：“起来吧，有什么话进屋里说。”

万钢知道他是被哪桩案子的当事人堵着了，当法官的都怕碰上这类人。这些当事人只想着自己的事，根本不考虑你什么时候有空儿，什么时候没空儿。有时为了引起你对他那案子的重视，他们还常常做出些极端的举动，比如几个人一起坐在你的办公室门口，比如一村的男女老少把法院上上下下的楼梯都坐满……碰上这类事，万钢虽多少有些头疼，但还是尽量去理解他们，认真倾听他们反映的问题。他知道凡是那些做出些极端举动的，大多都认为自己是受了委屈的，或者说大多都认为自己是合理的。给人下跪的就更是如此了。他知道一个人不到山穷水尽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不会轻易给另一个人下跪的。但话说回来，老百姓认准

的理有时是和法律有差距的，自己认为有理的未必就能打赢官司。

万钢把那汉子让进客厅，这才看清他是个农民，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中等个儿，精瘦，穿一身脏兮兮的过时的旧涤纶衣裤，蓬头垢面，犹如一个要饭的乞丐。

万钢愣了愣，指一指沙发，说：“坐吧，坐下说。”

汉子坐了下来，胸脯起伏着，却好一会儿没有说话。

万钢给他沏了一杯茶，放到汉子身边的茶几上，说：“喝口热茶，暖暖身子。”

汉子没有去碰茶杯，却忽然抖动着肩膀，双手掩面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万钢知道他有些激动了，就没有去劝他，只是站在一边静静地等。

果然，汉子哭了一会儿，不哭了，用手背抹抹眼角说：“万院长，你说，法院是不是讲理的地方？”

万钢说：“法院当然是讲理的地方，但这个理必须是法律的理。”

汉子说：“好，既然是讲理的地方，我就说……我是西小营的，叫胡玉峰……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急急忙忙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叠皱巴巴脏兮兮的材料。

早晨八点，万钢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点上一支烟，抽了几口，旋即离开椅子，在宽敞的屋子里来回踱起步。

办公室的小刘拎一壶水推门进来，轻盈走到万钢的办公桌边。她放下壶，接着从桌上的茶筒里取出几撮龙井放入万钢的茶

杯里，沏好水，盖上盖儿。她正要转身离去，万钢忽然对她说：“小刘，你把监察室的杜主任和古欣叫来。”

小刘应一声出去了。

万钢来 Z 市中院的这一个月里，除去自己的司机小章，接触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个刘了。小刘是夏卫均专门安排照顾万钢的，当着万钢的面，夏卫均半开玩笑地对小刘说：“万院长就交给你了，有什么照顾不周的，我可要拿你试问！”

小刘说：“夏院长你就放心吧。”

万钢淡漠地说：“我也没有什么要照顾的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夏卫均的话让万钢心里有些不舒服。但夏卫均的热情实在又让他无话可说，自万钢来到 Z 市中院，夏卫均从为他安排吃住到配车到安排小刘做他的半个秘书，可说是关照得无微不至。在这无微不至的关照中，万钢感受到的是自己被当做了客人。就连他的住处也是这样，他被安排在 Z 市专为外来的干部盖的一幢公寓里。他对夏卫均说他最好和中院的人住在一起，可夏卫均说中院的宿舍没有空闲的，又说外干楼的条件要比中院宿舍的条件好多了。万钢无奈，只好住了进去。外干楼的条件果然好，种种设施一应俱全，甚至连电脑都有。在那里边住着的都是外边交流来的干部，都不带家属，家属就是来，也是偶尔住住。从这一点儿来说，这些干部又的确像是些客人。当然，这些干部不会真的把自己当客人，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。比如市委书记也住在这幢外干楼里，他是从 A 市调来的，你能说他是客人吗？

几分钟后，监察室的杜主任和古欣一前一后进进了屋。

杜主任一脸微笑地说：“万院长，你找我们？”

万钢用手指一指靠墙的沙发，说：“坐，坐！”

万钢来到乙市中院后，分别找了一些中层的干部谈过话，其中包括杜主任杜宏。杜宏今年四十五岁，是前两年从部队转业到中院的。法院里，从部队下来的干部很多，几乎占到全法院的百分之七十。这些军转干部经过三个月的业务短期培训后，大多做了审判工作。杜宏是个例外，他做了监察室主任。

那次谈话，杜宏给万钢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好。杜宏对万钢客客气气，很尊重，但一涉及院里的人和事，他就很谨慎，很圆滑。万钢就想这个人可不适合做监察工作，但转念又想，杜宏也可能是因为和他还不熟，说出的话就做了保留。

万钢坐在杜宏的旁边：“杜主任，胡玉峰这个人你知道吗？”

“胡玉峰？”杜宏一愣，“这个名字怎么有点儿耳熟？”

“是那个告状专业户吧？”古欣插嘴说，“是不是为了几亩萝卜总在告状的那个人？”

6

万钢说：“哦？你们管他叫告状专业户？”

杜宏恍然地拍拍自己的脑袋：“对，对，胡玉峰正是那个告状专业户。”

古欣说：“他的案子有两年了，一审桥西区法院判胡玉峰胜诉，可被告不服，上诉到咱们中院，咱们中院裁定原审判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撤消原判决，发回重审。后来桥西区法院重审后判决原告败诉。这一次是原告不服，又上诉到咱们中院，咱们中院审理后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打那以后，这个胡玉峰就到处告，政府告，人大告，政法委告，报社告……”

杜宏说：“对，情况大致就这样，有几份告状材料还转到了咱们监察室。”

万钢说：“你们查过吗？”

杜宏说：“没有。”

万钢说：“为什么不查？”

杜宏说：“当时我们汇报给老院长了，可老院长没……”

万钢不想扯出前任院长，打断杜宏的话说：“胡玉峰认为他的案子是错判的，他认为这里边有猫腻。”

杜宏笑笑说：“他认为不行啊！他有证据吗？”少顷，他又说，“这些当事人啊，官司一输，就总是怀疑这，怀疑那，可证据呢？不能没有证据乱咬人啊！”

万钢有些不爱听了，严肃地说：“这怎么叫乱咬？当事人觉得案子判得不公，还不许反映问题了？”

杜宏见万钢变了脸色，马上改口，说：“当然当然，反映问题是许可的。”

万钢看了杜宏一眼，也放缓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叫你们来的意思是把这件案子好好查一查。”他站了起来，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，又说，“无论这里边有没有猫腻，都要好好查一查。”

7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放。夏卫均驾着他的“坐骑”驶向逍遥楼。

他的“坐骑”是一辆银灰色的桑塔纳。夏卫均会开车。中院的几个院长里，只有他的车不配司机。他说他不需要。上班下班，外出办案，来来去去，都是夏卫均独自驾车。他以为这样自由些，也方便些。

此时，位于Z市高新区的逍遥楼灯火辉煌。逍遥楼是个集餐饮、娱乐为一体的消费场所。它占地十亩，上下五层，脊式屋顶，四层五层上的屋子面积渐次缩小，留出弧形的巨大的平台，平台上种着些花草，一片葱绿。逍遥楼造型奇特，它的正面和左面成山岩状，疙疙瘩瘩，峰回路转；它的右面则是规规矩矩的现

代建筑。一阴一阳，半前卫半保守，既古朴又典雅。远远看去，犹如一座十八世纪的欧式古堡。

逍遥楼是乙市的一景。每到中午和傍晚的饭口上，前边的停车场会停满种种牌子的车，有时停车场停不下了，车们便会依次停在距逍遥楼更远些的马路边上。其生意之好可见一斑。夏卫均的车一出现，立即有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迎出，做着种种手势，将车引导到停车场的的一个空挡处。

车停稳后，保安殷勤地将车门拉开，说一声：“夏院长来啦！”

夏卫均从车里钻出，高傲地问：“余总在吗？”

保安用手指着另一边的一辆黑色奥迪说：“他的车在呢。”

夏卫均锁了车，没有直奔前边的大厅，而是绕到这幢古堡式建筑的后边，从后门走进，上了四楼。他是知道余聪在的，半个钟头前他和余聪还通过电话。他所以那样问保安，主要表明他来找余聪是一种偶然。他和这座逍遥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但越有这种关系，他越要在外人面前装出疏远。

夏卫均今天为一桩案子和经济庭的两个人下了一天乡，车子刚刚进入市区，余聪的电话就打过来。余聪说：“大哥过来吧，我们这儿最近新添了几道菜，大哥来尝尝。”夏卫均知道“菜”指的是什么，当着经济庭两个人的面他不好多说，只在电话上笑笑，说好吧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夏卫均把两个下属送回中院。他对他们说还有点儿别的事，旋即便开车奔向逍遥楼。

余聪正和他的司机兼保镖祖大打着台球，看见夏卫均，马上丢下手中的杆子，对祖大说：“我和大哥今天就在上边吃，一会儿叫她们先沏壶茶。”

祖大嗯一声，转身要走时，余聪又说：“等等。”他附到祖大

的耳边，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。

祖大的嘴角立即牵出一丝会意的微笑。

余聪和夏卫均在一张茶几桌边坐了下来。

四楼是余聪办公的地方，一半面积做了平台，另一半除了两间办公室，剩下的便是宽敞的大厅。大厅里一张台球桌，一溜紫色的皮沙发，几张茶几桌几把木椅。大厅面向平台的那一面是弧形的整面玻璃墙，白天坐在大厅里喝茶说话，那平台上的花花草草就尽收眼底。

夏卫均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点上，又把那盒烟推到余聪的面前。

“高新区分局的那帮人没有再来捣乱吧？”夏卫均抽着烟问。

余聪也点上一支烟，说：“没有，大哥给他们局长打过招呼后，他们再也没来过。”少顷，他又说，“后来我了解了一下，那几个都是从警校新分来的，乳臭未干，四六不懂，还想在我这儿抓嫖客，他们也不打听打听这儿是谁的地盘？”

夏卫均说：“怪不得他们，他们是干这个的嘛。”

余聪说：“他们老点儿的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”

夏卫均笑笑，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。

这时，一个小姐端一壶茶上来，她为夏卫均和余聪每人斟满一杯，双手递到他们的面前。夏卫均不经意地看她一眼。

小姐离去后，余聪看一眼夏卫均，说：“大哥这一阵气色可不好。”

夏卫均说：“手头的一桩经济案子挺烦人。”

余聪说：“不全是为这吧？”

夏卫均说：“我这一阵睡眠也不好。”

余聪笑笑说：“得啦，大哥的病小弟最清楚。”

夏卫均半开玩笑说：“你清楚什么？你除了知道赚钱，玩女人，还知道什么？”说完他端起茶杯。

余聪摇摇头：“大哥把小弟看扁了。妈的，谁都觉得那院长该是大哥的，谁知怎么就调来个姓万的！那姓万的哪点儿比大哥强？他有能力还是有背景？”

夏卫均嗔怪地看一眼余聪，说：“别这么说！干部交流嘛。”

余聪说：“交流什么呀，万钢在 C 市不也是个副院长？”

夏卫均不吭声了，只是发狠地抽烟。余聪说得一点儿都不差，许多人都认为老院长一退，那院长的位置就是他夏卫均的了。他自己更是这样认为，因为当上这个院长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一个既定目标。它应该是他人生航线上的一站，可现在似乎他驾驭的航船有些偏离了航线。夏卫均今年四十二岁，比万钢还小一岁。他最早是市委瞿书记的秘书，后来瞿书记把他放了下去，到 G 县当主管政法的副县长，两年后，夏卫均又由 G 县的副县长调到 Z 市的中院当副院长。夏卫均当上中院副院长的第二年，瞿书记调到省里当了省委副书记。夏卫均年轻，又是做过市委书记秘书的，方方面面的关系很多。况且他又很懂得宣传，无论是他在 G 县当副县长，还是他在中院当副院长，都会选择恰当的时机找一两个笔杆子在 Z 市日报上为他吹吹喇叭。有时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写夏卫均，但那件事是他主抓的，人们还是能联想到他。那样的文章见报见多了，就给人一种他很能干很有政绩的感觉。尤其是最近两年，老院长因病时常休息，上班不很正常，Z 市中院的里里外外就全由夏卫均一人张罗。夏卫均表面上是副院长，二把手，却样样事情都可以说了算，那段时间他分明成了 Z 市中院事实上的一把手。也因此，许多人对他最终没能当上中院的院长而深感意外。

夏卫均吐一口烟说：“这事儿我有点儿大意了……当时，瞿书记在国外，等他回来，事情已经定了。”

余聪说：“Z市中院是大哥的，哪有他姓万的份儿！大哥想法儿把他挤跑吧。”

夏卫均瞪一眼余聪，说：“你瞎说什么！”

余聪说：“怎么是瞎说？姓万的是外来户，中院的人随便扒拉，哪个没有点背景？他们会那么老实听他摆布？他呆得不顺心时自然就会滚蛋的。”

两人说话的工夫，小姐们开始上菜了。她们每人手里端一盘菜，扭着腰肢袅袅婷婷鱼贯而来。

夏卫均的目光在一个个小姐的脸上滑过，最后落在一个个子中等，圆脸盘，身段丰满性感的小姐身上。

那小姐分明也注意到了夏卫均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目光，便不由扑哧一笑。

小姐们放下菜后，又依次轻盈地退去。夏卫均目送着圆脸小姐的背影：“你这儿新添的几道菜不错嘛！”

余聪会意地微微一笑。

夏卫均又说：“那小姐有点像市台的主持人汪晓平。”

余聪招了一下手，一直远远地坐在一张皮沙发上的祖大便晃荡着走了过来。

余聪说：“把焦惠叫上来，陪陪大哥。”

祖大去了几分钟后，便领着焦惠上了楼。焦惠朝余聪和夏卫均走来，祖大则又坐回刚才的沙发上。

余聪指着夏卫均，向焦惠介绍说：“这是夏……”

夏卫均抢过话头，说：“叫我夏先生好了。”

焦惠向夏卫均抛了个媚眼，软软地说：“谢谢夏先生赏脸。”

夏卫均说：“坐吧。”

焦惠入座后余聪对焦惠说：“夏先生是我大哥，你今天要好好陪陪他。”

焦惠说：“请夏先生多关照。”

夏卫均说：“这位妹妹可真会说话。”

这时夏卫均的手机响了，是监察室主任杜宏打来的。夏卫均皱着眉头问什么事？杜宏说，夏院长，有一件事要向你汇报一下。夏卫均说，明天吧，我现在在外边。杜宏说，夏院长，这件事必须今天向你汇报。夏卫均听出了事情的重要，犹豫了一下，说那好，一会儿我吃完饭回去，一个钟头后你去我家里。

关了手机，夏卫均说：“今天恐怕要让妹妹扫兴了。”

焦惠噘着嘴撒娇说：“有什么事明天办嘛。”

余聪举起酒杯，说：“管它什么事！来大哥，咱们喝酒！”

夏卫均回到家时，杜宏已经在客厅里等他多时了。杜宏和夏卫均住一个单元，夏卫均在三楼，杜宏在五楼。杜宏进中院是托人找的夏卫均，他的一个亲戚曾和夏卫均一起工作过。想进中院的军转干部很多，没有些关系很难进。因了这层关系，杜宏一直和夏卫均走得很近，隔三差五地时常来夏卫均的家里坐坐。有时自己一个人，有时带上媳妇，这样两家的关系就很近。

夏卫均媳妇已经为两个男人沏好了茶。两个男人坐下来说话时，她进卧室看电视剧去了。

夏卫均说：“什么事儿这么急？”

杜宏说：“今天一上班，万院长就把我和古欣找了去。”

夏卫均说：“哦？”

杜宏说：“万院长让我们查胡玉峰那桩案子。”

夏卫均皱了皱眉，说：“那桩案子有什么好查的，咱们中院二审过的嘛。”

杜宏说：“我也是这么对万院长说的，可万院长一定让查。”

夏卫均不屑地一笑，说：“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万院长是在烧他的第一把火呢。”停了停，他又轻轻自语道，“可这火能不能烧起来还两说呢？柴湿，能点着吗？”

夏卫均的后一句声音小，杜宏没听清，忙问：“什么？”

夏卫均一愣，说：“哦，没什么。”

杜宏说：“那……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夏卫均说：“万院长让查，你们能不查吗？”

杜宏说：“是呀，我正觉得这事儿不好办呢。”

夏卫均喝一口茶，说：“没什么不好办的，万院长让查，你们就查吧。”

杜宏捕捉着夏卫均脸上的表情，说：“我觉得事情其实挺清楚的。”

夏卫均说：“查查也好，查查事情不就更清楚了吗？”

杜宏心里有数了，点点头说：“夏院长这么说了，那我们明天就开始查了。”

第二章

傍晚下班后，万钢没有回外干楼，他对司机小章说去街上转转。他说他来Z市一个多月了，还没好好转过呢。小章说要陪他去，他说不用了，我喜欢一个人转，你记着明天早晨七点半准时去外干楼接我就行。

天黑得早，这工夫已是万家灯火了。万钢在街上溜达着走了一段，随后找了一家小饭馆吃了点东西。从小饭馆出来，他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是一辆半新的夏利。



万钢上车后，司机问他：“去哪儿？”